

烟台故事

雷神庙战斗之后

王锦远

总有一些事令我们感慨万千，总有一些人令我们难以忘怀。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雷神庙战斗距今已85周年了，然而，战斗中的那些事和人仍穿越时空，光照千秋。

勇救儿童

1938年2月13日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的率领下，一举攻克被日伪占领的牟平城。上午10时许，队伍转移至牟平城南2公里的雷神庙。中午12时许，驻守烟台的日军接到牟平城被袭的消息后，当即派出一支百余人的队伍，分乘五辆汽车赶向牟平城，将雷神庙团团包围。

发现敌情后，理琪当机立断，立即指挥二十几个队员分别据守于庙内南北大殿和东西两厢。战斗中，我第三军指战员不畏强敌，浴血奋战，先后挫败日军发动的十几轮进攻，日军始终没有迈进雷神庙内半步。

战至下午4时许，从雷神庙东厢最北端的一

间屋子里，突然传来一阵阵孩子哇哇的哭声。雷神庙怎么会有孩子？原来这四五个孩子，中午随大人送饭到庙里，因为贪玩，被日军封锁在庙内，战斗一开始，枪声一响，这几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。

枪声逐渐稀疏，突然又听到孩子们哇哇的哭声。据守在东厢的神枪手胡秀山，当即二话不说，从雷神庙的道士留在庙内的一个破木箱子中翻出一件破道袍（彼时，庙内尚住有四五名道士，他们在战前或战斗中相继走出雷神庙），三下两下套在身上，然后又冒着枪林弹雨，掩护四五个孩子，从雷神庙的南大门从容地走出雷神庙。

三块大洋

战至晚上8时许，为策应我军，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建勋带领队伍姗姗来迟（战前，我军曾与张部达成联合攻打牟平城的口头协议，然而攻城时，张部却爽约，直到此时他们才参与战斗）。赶到牟平城，他们烧毁了日军停在南沟村的一辆汽车，并向日军开了火。

听到敌人后方传来了枪声，宋澄趁机喊道：“同志们，援军来了，冲啊！”然后，又组织指挥张玉华和李启明等背着手理琪，从雷神庙西北方向的小侧门冲出了雷神庙。而其他队员听到喊声后，也纷纷从雷神庙西厢窗户中突围而出。

队伍冲出雷神庙后，兵分两路，一路背着受伤的理琪一直向南，当突至雷神庙南二里多的杨岚村时，理琪同志不幸牺牲。大家稍事休息，安置了理琪的遗体，又继续前进，并于2月14日陆续回到了第三军的根据地——崔家口。

另一路则在一名向导的带领下，冲出雷神庙后，转头向东，一直冲到牟平城东的沁水河边，然后又沿河西岸向南。据亲历战斗的女战士黄在同志回忆，这名向导就是中午来庙内送饭的农民。他自雷神庙战斗开始的那一刻，就待在庙内，始终与第三军指战员待在一起，没有离开雷神庙一步。突围时，他又主动担当向导，带领第三军指战员沿河突围。

在这名送饭农民的带领下，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，晚上10时许，队伍抵达玉林店乡的尺坎村。此时的第三军指战员是又渴又累，又饥又饿，再也走不动了。几名战士敲响了尺坎村头几户村民的家门，可是任凭战士们怎样敲门，没有一户开门。原来，尺坎村的村民在白天听到牟平城的方向枪声大作，因消息闭塞，村民们搞不清是日本人的部队，还是国民党的部队，抑或是游击队，因此下午四五点钟，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家家户户就早早地关门闭户。这时，将近晚上10时，突然又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，本就惶惑不安的尺坎村民特别害怕，因此，任凭战士们怎么敲门，没有一户人家开门。见此，这名

向导带领第三军指战员又步行了20多米，来到了自己的姑姑家。他敲开了姑姑的家门，让姑姑为第三军指战员温饭热饭。第三军指战员在吃了这顿饭后，体力才重新得以恢复。

正当大家准备重新上路时，突然，又响起了敲门声。

听到敲门声，这位向导的姑姑和姑夫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，他们认为这肯定是鬼子顺着雪地上的脚印一步一步地找上门来了。

正在大家不知所措之时，只见黄在同志挺身而出，独自一人，悄没声息地走到街门旁，她通过门缝向外一瞧，夜色中，只见门外站着两个人，肩上还抬着什么。黄在壮着胆子轻声问道：“谁？”只听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传来：“我，胡秀山。”黄在这才放下心来，急忙打开街门，只见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抬着一个大大的柳条筐，而筐里坐的正是胡秀山。

原来，胡秀山在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几个孩子冲出雷神庙后，又在庙外向敌人开了火。激战中，胡秀山的双腿被鬼子射来的子弹打伤。突围时，他招呼两个农民找来一个大筐，抬着自己，顺着雪地上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地找上门来。黄在急忙把三人迎进屋内，重新温饭吃饭。

吃完饭后，这名向导又配合自己的姑夫从另外几户村民家中找来三副门板，做成简易的担架，抬上受伤的林一山、宋澄、胡秀山等，继续前进，并一村倒一村，于2月14日陆续回到了崔家口。

据黄在同志回忆，在离开这位向导姑姑的家门时，大队长孙端夫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三块大洋，送给了这位向导的姑姑和姑夫，作为第三军指战员这顿饭和三副门板的补偿。据黄在同志讲，当时三块大洋能买两头肥羊，也就是说，这三块大洋的价值远远超出这顿饭和三副门板的价值。

雷神庙战斗结束后，于得水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会把谁顶在头上！”

只吃粗粮

回到崔家口后，因为林一山和宋澄同志伤势过重，第三军领导安排二人到文登林村养伤。

林村是林一山同志的家乡，也是胶东特委的一个红色堡垒村，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好。当林村的群众得知林一山和宋澄因与日军交战而身负重伤时，大为感动。虽然当时林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，但他们仍从牙缝里省出一些米面，做成米面饭送给林一山和宋澄同志吃。宋澄却坚决不吃，他让群众把这些米面饭全部端回去，给自己送些粗粮即地瓜、地瓜干和玉米饼子就可以了。群众见宋澄态度坚决，不容置疑，不得已，只好按宋澄的要求给他送来了粗粮。就这样吃了四五天后，宋澄的身体和伤口不仅没有恢复和愈合，反而每况

愈下。这时林一山看不下去了，他劝说宋澄要从大局着想。他说：“现在部队迫切需要我们早日返回，如果伤口不能愈合，何时才能重返部队？”在林一山的一再劝说下，宋澄这才答应吃细粮，同时，他又反复叮嘱群众，在给自己送饭时，一定要粗粮细粮各半。就这样，林一山和宋澄在文登林村又住了十几天，在伤口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，又拖着伤腿，挎着绷带返回了队伍。

这样的干部、这样的战士和这样的队伍，怎么可能不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？群众为什么要真心地拥护和支持第三军，就是因为第三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。

乡村记忆

晒盐往事

孙瑞

莱阳坐落于胶东黄海之滨，位于东经120°，北纬36°，海洋性季风气候明显，光照充足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富饶的海水资源，非常适合晒制海盐。南海的羊郡镇物产丰富，是天然的“盐仓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对晒盐有明确解释，盐字的繁体“鹽”，本象就是在器皿中煮卤，这也说明中国最早的盐是用海水煎出来的。史书上夙沙国又称夙沙氏，是胶东地区上古时期一个古老部落的名称，以发明煎海造盐而闻名，因此夙沙氏被称为“盐宗”“盐祖”，是中华民族的盐业始祖，被盐民们奉为盐神。《莱阳县志》记载，古老的夙沙国就在莱阳和海阳南部沿海一带。班固《汉书》：“昌阳，有盐官，莽曰夙敬亭。”康熙年间《莱阳县志》载：“夙敬亭在县东南八十里，莽新时名，设盐官，遗址尚存。”1935年《莱阳县志》亦记载：“新莽始建国元年(公元9年)改昌阳曰夙敬亭。”

清光绪初年，南海盐场开始改煎盐为晒盐，灶户改称滩户。如今民间制盐户虽已经消失，但羊郡镇的蠡岛上仍有莱阳盐厂承袭这一古老行业，继续晒制海盐。

“一盐调百味”，烹饪调味，离不开盐。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莱阳盐厂出产的一种“浪石”牌水晶盐，晶莹剔透，含有人体所需的如钙、镁、钾、溴化物和其他各种微量元素等，畅销北京、天津、青岛等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私人晒盐在莱阳曾风靡一时。丁字湾一带大都是盐碱地，每到春天，干燥的风一吹，到处冒起盐硝，白茫茫的一片。这时，周边的人就开始忙碌着土法晒盐，到海滩选那些盐分含量较高的盐碱土带回家，用水把盐碱土里的盐分溶解过滤出来，首先把盛满土的筐抬放在缸上，然后在那凹坑里倒满水，等到水从筐底滴(淋)下来，就成了饱含盐分的卤。

精明的农村人，截一根六七十厘米长的向日葵秆，掏空里面的瓤，把它从池底的凹槽通向另一个较深的坑里，坑里放上小缸或木桶类容器，用以接住从管子里流出的卤水。土法制作的盐，一般用于腌咸菜、喂猪等。

我从小对盐有特殊的感情。记得我上二三年级时，母亲每次让我去供销社买盐，我会从柜台上捡起一颗粗盐粒，用舌尖轻轻触触，一丝莫可名状的味觉泛上来。盐紧张时是要排队购买的，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。我们村有个姓董的，家里孩子多，吃不上咸菜，竟然吃盐粒就饭，成了一大新闻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莱阳盐厂在我村招工，三名高中毕业生有幸成为盐工。

一天，我在好奇心驱使下，骑着借来的一辆大金鹿自行车，风尘仆仆来到羊郡盐厂，看看如何晒盐。只见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盐池，像稻田一样，方方正正，蔚为壮观。盐厂有专门的引水渠道，潮水涨时，把闸门开开，让海水进入盐池，经过日晒蒸发水到一定程度，继续日晒，海水就会成为食盐的饱和溶液，再晒就会逐渐析出食盐来，得到的晶体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粗盐。

偌大的盐堆像埃及金字塔一样高，外表已经凝固的盐粒，竟然没有人看管。我经不住诱惑，偷偷找来一块带棱角的石头，敲碎盐堆一角，豆子般大小的盐粒哗啦啦滚了出来，我赶忙把身上所有口袋都装满了盐，把内衣扎在腰带里，腰四周都盛上盐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盐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滑稽又惭愧。

家住东富山村的三姨夫，为了供四个孩子上学，经常到盐厂卖苦力推盐。

深秋时节，天尚未放亮，他便早早起了床，带着三姨夫天晚上烀好的五六个玉米饼子和一个大疙瘩头，再用葡萄糖输液瓶子装满几瓶水带着，摸着黑，推着小车到20多里的盐厂推盐。

推盐又苦又累，十里八村的壮劳力聚在一起推，人多车多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推盐用的是独轮小推车，套上绳肩襻，每辆车装四五百斤，多的时候装到六七百斤。盐用蒲包包着，每包100斤，一个人抱起来装车。小推车左边装两袋，右边装两袋，若装600斤，每边要装3袋，如装700斤，就得再把一袋盐放在小车大梁中间，保持平衡。

姨夫仗着腰板硬，身体好，推起车来，像是端着一座山，压得车子吱嘎作响，有时候推一千斤盐，小车扭扭晃晃似要散架一般。

推盐的道路泥泞不堪，他赤着大脚丫，挥汗如雨。渴了，喝上几口瓶子里的水；饿了，大黄饼子就着疙瘩头，三下五除二送进肚子里；累了，抽上一袋烟，歇歇再干……

金秋时节，是盐厂收获的季节。夜晚的海滩万籁俱寂，唯有结晶池上灯火通明，姨夫推着盐扒斗疾步如飞，汗水与那晶莹的晶体交相辉映。随着扒盐机的节奏，号子声、欢笑声、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。

如今，丁字湾的盐厂已不复存在，过去那些晒盐往事，也随着岁月沉淀在记忆中。